

## 謝 辭

沒有文字的布農族，亦如其他台灣原住民族，如阿美、泰雅、排灣……。可能因為文化模式內涵的大異其趣，造成相對的文明與原始，結果自命「替天行道」的白種人優越，以及挾文明現代東西的統治者，不論荷西時期、明鄭時期、清國時期、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時代，統治臺灣時，始終把臺灣原住民視為化外之民，甚至是次等民族看待。因此，歷史解釋權，就操之於外來政權的統治者。是故，為還原歷史真象，筆者始不揣剪陋，冒才疏學淺之譏，冀求為日治時代，最末歸順「蕃」拉荷·阿雷，提出原住民的觀點。

平心而論，以筆者不諳日語，及需參考的文獻，幾乎都是日治時期，替統治者發言立場的「理蕃」檔案，要耙梳歷史真象，無異緣木求漁。勢需借助口述歷史，找出真象的蛛絲馬跡。

當筆者選定論文題目時，其實心裡很惶恐，擔心自己學藝不精，恐日治下所發生的布農族歷史事件的原住民觀點，無法講清楚說明白，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。所以，筆者沒有信心。所幸，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的師長的鼓勵，以及許雪姬老師願意繙尊降貴擔任筆者的指導教授，這是我非常感謝的地方。

筆者任職於政府公部門，煩重的業務行政工作，以及每日往返竹東與台北的通勤勞碌，要寫好研究所論文，實給筆者莫大的壓力。這就是筆者為什會花六年光陰，才把研究所唸完，而且最後一年才提出論文文稿的原因。正要開始寫論文之初，筆者曾興放棄寫論文的念頭。但是，因為王雅萍老師的關心與鼓勵，筆者才硬著頭皮繼續寫下去。不過，我更應該感謝的是許雪姬老師不厭其煩的指導，不僅容忍筆者的不才，最後才能夠順利完稿，又協助筆者參加論文口試。

當筆者論文口試通過後，由於深覺寫得不好，有愧於家族。因為當時筆者是帶著雄心壯志，想要寫好筆者的曾祖父 dahu-ali（拉荷·阿雷），臺灣最末歸順的原住民，結果沒有做到，覺得不好意思的是，怕影響指導老師的學術聲望招牌，因為被指導的學生，不夠努力。這就是為什麼，筆者何以遲遲將僅剩論文修正，便可辦理離校手續的最後程序，竟托延了四年的時間才把它完成的主要原因。

最後，筆者還是再次的感謝許老師的指導幫忙，雖然經過幾年，還願意讓筆者把碩論最後需修正的部分完成。筆者也要感謝家人，因為沒有他們的鼓勵與支持，尤其陪伴筆者的內子，我想筆者大概早已繳械投降了，將寫論文的事束諸高閣了。這篇碩士論文，也就跟著胎死腹中了。因此，筆者還是想再說，筆者由衷的感激，雖無法用筆墨表達於萬一，但我願意用最尊敬、虔誠的心，向指導、支持與幫助我的師長、家人們，深深一鞠躬說聲：「謝謝您們！謝謝！」